

翠袖乾坤

文潔華

返老還童

都說長者像小孩子，需要親人呵護，甚至無微不至。那就如生命的循環，長者倒轉像嬰孩般有、清潔、擺在懷裡搖搖。嬰兒對愛貪得無厭，亦不知感激，但長者不會。他們口裡總要發來探望的人回去，說他們事忙不用留了，誰知內裡的心境有多蒼涼。

分道揚鑣見真章

「西風烈，長空雁雁叫霜晨月……」毛澤東《憶秦娥·婁山關》詞何等豪邁！《西風烈》被借用為劇名，由號稱「風聲三部曲」的《風聲》導演高群書，又是導演又是編劇，來頭非同凡響，頗能吸引人們的注意力。只可惜，風聲是夠響了，但看罷該片卻令人失望，廣大觀眾同樣眼睛雪亮，當時在國慶黃金檔期上映，票房最終也未逾億元，與該片導演「大概就兩個億吧？」的預期，有很大的落差。

當過兵的沈從文說得好：「戰事一延長，不知不覺間增加了許多地理知識。」那是《湘西》的「引子」：「另外一時，我們對地圖上許多地名，都司空見慣，並無多少意義，也不能有所關心。現在可不同了。一年來有些地方，或因我兩軍用炮火肉搏爭奪，或因我軍從那裡過身，都必然重新加以注意。」是的，阿富汗大概就是這樣一個國度。

琴台客聚

葉輝

阿富汗的影像與想像

《觀者的眼》嗎？這電影說：「一名跑到德黑蘭山區牧場當外勞的阿富汗青年，愛上了雜貨店老闆的女兒。他明白伊爾的少兒不會輕易下嫁身無分文，更無房產的阿富汗少女，可他在從工作的同鄉說，人活著是為了愛，被愛，從不會阻止我們去愛。他騎單車到雜貨店，給當地的孩子餵弄；他每次都買雜貨，只為見那少女一面。有一次，他放膽對少女說，我不知道在世俗眼光底下，有沒有資格愛你，但我都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我保證讓妳得到一生的幸福。他不知如何地強求牧場老闆代他去說親，第二天，老闆就帶了另一個阿富汗外勞到牧場，取代了他的工作……」

也記得在阿巴斯 (Abbas Kiarostami) 執導的《櫻桃的滋味》：一名伊朗富人家在群山尋找一個老實而虔誠的窮漢，把身後事交托給那個人。他要自縊，願付厚酬，找個可靠的人在翌日黎明前把他埋葬。他在石礦場找到一個阿富汗看管，以前一個來讀神學的阿富汗留學生，可是兩個阿富汗人都不願違背神的旨意，對他說，生命很寶貴，也很有用，難得總會成為過去，尋死解決不了問題……

娛視觀

龍



黃鶴樓 網上圖片

黃鶴不知何處去

又 到武漢，不禁有些感慨。上次在長江畔徜徉，已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中的事情，那時兵荒馬亂，除了到處是紅底白字的大標語，從大樓上垂掛而下，滿目不是「打倒陳再道！」就是「撼山易，撼百萬雄師難！」各色傳單從空中飄揚着散落，市面寥落，只有穿着黃軍裝、戴着黃軍帽、左臂纏上紅衛兵袖章的大中學生，趾高氣昂地列隊操步前進，球鞋嘩嘩地響響整個大街小巷。那是一個特殊的年代。這次重去，觀感已大為不同，城市面貌大變，只是在興建地鐵，到處堵車，讓人心焦。也許這是發展中的陣痛，但願恢復正常後，一切都暢快起來。

車過長江大橋，的士司機不無驕傲地說，第一座長江大橋，蘇聯援建的！我知道。1955年9月25日，武漢長江大橋全面施工，1957年10月15日，長江大橋通車，從此京漢鐵路與粵漢鐵路相連，天塹變通途，京廣線就此貫通。我望着滾滾長江水東流去，心竟有些恍惚。一九六〇年四月，我回國，從廣州分配到北京，就乘着三天兩夜車程的京廣線，轟隆隆北上，經長江時是夜間，只聽得他們說，過江了。但周圍黑乎乎，我甚麼也沒看見，只感覺到似乎有水聲在下方滔滔而去。1966年夏天再去，抽空在長江大橋畔留影，那黑白照片留下正茂風華，如今已經變得發黃，那不再回頭的大學生涯！

那晚夜遊長江和漢水交匯處，站在甲板上，寒風勁吹，我們冷得縮着脖子，望着江水在岸邊燈火的隱約映照下翻騰閃光，彷彿在傳遞秘密的訊號。即使天冷，人們還是不甘寂寞，沒有空桌椅，就站在岸邊引吭高歌，有的即使吼到荒腔走板，五音不全，也還是緊抓麥克風不放，唯恐一鬆手就頓失卡拉OK話語權。歌唱，莫非能夠增添不少體內熱量？而江水就日夜靜靜流淌，將華中最大都市和中心城市武漢，一分为三，形成武昌、漢口、漢陽三鎮鼎立的格局，唐代詩人李白便在此寫下「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詩句，因此武漢自古又稱為「江城」。

但那時連「江南三大名樓」之一的黃鶴樓也無暇去，好在這回可以還願。登上「天下第一樓」，迎面

百家廊 陶然

三山六湖之間；而「世界城·光谷步行街」就在光谷腹地「魯巷廣場」，沿舊關山路一直延伸到關山一路，總佔地41.79萬平方米，總面積約150萬平方米，是由一條目前世界上最長的1350米純商業步行街串起，集購物消費、餐飲娛樂、旅遊觀光、休閒健身、商務辦公、酒店居住於一體的、多功能、全業態、複合型超級商業步行街區。「世界城」將街區分為主街、次街和內街三個級別，達到曲折有致、移步易景的效果。我們在燈色中轉來轉去，跑上跑下，但聽得狂野的音樂轟響，大概適合年輕人的劇烈節奏，我們逃到樓上，找到一家餐廳避靜，這裡冷氣開放，燈光柔暗，抒情音樂輕輕，癱在沙發椅上窮聊，喝一杯冰凍果汁，真不知人間何世！

但說到步行街，還是位於漢口中心地帶的「江漢路步行街」最熱鬧。江漢路南起沿江大道，貫通中山大道、京漢大道，北至解放大道，全長1600米，是武漢著名的百年商業老街。在歷史上，江漢路實際上是華人與洋人的分界線，江漢路西面的花樓街、黃陂街以及鄰近的大興路一帶，實際上是民族工商業者開設的店舖、作坊、前店後廠型食品店；而臨街基本上是列強和官僚、民族資本家開設的銀行、公司和商店。這時，車經江漢關渡輪碼頭，遙想當年，渡輪碼頭上迎來送往、人頭湧湧的盛況，再看眼下街面人潮洶湧，今昔的商業狀態，可以想像得出來。

在江漢路一路走去，是一字排開的各種建築：歐陸風格、羅馬風格、拜占庭風格、文藝復興式、古典主義、現代派……難怪人們說，江漢路是武漢二十世紀建築的博物館。這些建築固然引人，但更加世俗更加貼近普通人生活的，還是「步行街」。沿路東張西望，商舖一家連着一家，我發現除了金融業、金銀珠寶業之外，其他商家都拆掉捲閘門窗，安裝通透透地式玻璃門，營業場所都重新裝修過，店堂佈局合理化，燈光強化，店名招牌裝飾起來，使得街景與兩邊店舖落地窗連成一體。我們一行行走一面觀景一面購物，好像走進一家「巨型露天商場」。沿途廣場、綠地、園林小品、休閒坐凳、背景音樂等等，應有盡有，走累了，可以坐下稍息，也有許多人因為趕時間，乘上隨叫隨停的小巧電動汽車代步。

武漢人都說：「過早戶部巷，宵夜吉慶街」，那天早上，我們去「過早」（吃早餐），走出酒店，逛到附近的吉慶街，看到這鼎鼎大名的夜市大牌檔，寬不過幾十米，路面凹凸不平，行人湊擠，不免失望。我們

黑色提示

保安局維持對菲律賓的外遊提示為黑色，給這樣一個評定有否政治考慮，讀者可自行判斷。想指出的是這個黑色的評定可能來得有點遲。黑的評定，去年八月因為菲律賓總統的泛濫問題，及為了應付今年的總統大選，希望以減低選情緊張帶來的槍械暴力活動。菲律賓政府一再對自願交出黑槍者進行特赦。當時一名菲律賓警官更引述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及毒品與罪案調查部的統計，菲律賓在全世界與槍械有關的死亡數字中排行第十，亦是全亞洲擁有最高槍械有關死亡數字之國家，每年平均有十萬九千九百九十四人死於槍械犯罪活動。約是香港因交通意外死亡人數的四倍！當時菲律賓政府估計流通黑槍約接近一百一十一萬支，以全國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計算，每八十多人就有一支黑槍。雖說或有七成的黑槍集中在菲律賓南部的棉蘭老島的叛軍手上，但誰能保證會流通到首都馬尼拉及其他遊客區。

《墨綠媽紅》

自從《音樂人生》大獲好評，張繼緯就受到人們關注了，我還記得二〇〇九年初的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討論中，《音樂人生》所獲得的稱讚與讚揚，許之為香港近年最出色的紀錄片絕不為過。張繼緯的新作《墨綠媽紅》是紀錄短片，全長只有二十八分鐘。篇幅短，是因為創作者有意濃縮，略去枝葉，留下根本，大抵說香港過去的紀錄片傾向陳述社會見解立場的宣示或宣傳，那麼，《墨綠媽紅》就是一首詩：青年人濼棄和墮胎的沉淪哀歌。

英國王子訂婚

英國王子威廉訂婚，本港報章連續幾天全版加以描述報道。看這些新聞，心中感佩頗為別扭，似乎香港又回到英國殖民地那日子。英國人喜歡熱炒冷炒鬧事，如果有新聞價值，我們也別無可說。過去查里斯王子夫婦的婚外情，還記因而非命，當年報端熱鬧一時，還可說是具有新聞價值。小市民最喜歡這些名人的排聞，不時上頭條，情有可原。現在威廉王子只是正當地訂婚，即使對象是個平民，也不時有王室先例可循，並未出格，也並無轟動效應。即使王子的未婚妻戴安娜他母親親戚安娜曾戴上的訂婚戒指，也是稀鬆平常。至於威廉說不會讓父母的婚姻悲劇重演，說與未婚妻將一生一世，斷守終生，也只是說說而已。誰會想到，當年他的父親，竟捨棄如花似玉的年輕的戴安娜，卻去和一又老又醜的結婚的卡米拉偷情，造成一場悲劇。這難免又要讓我想起馮小剛在《非誠勿擾II》劇中的一句台詞：「婚姻怎

生活語錄

英國王子威廉訂婚，本港報章連續幾天全版加以描述報道。看這些新聞，心中感佩頗為別扭，似乎香港又回到英國殖民地那日子。英國人喜歡熱炒冷炒鬧事，如果有新聞價值，我們也別無可說。過去查里斯王子夫婦的婚外情，還記因而非命，當年報端熱鬧一時，還可說是具有新聞價值。小市民最喜歡這些名人的排聞，不時上頭條，情有可原。現在威廉王子只是正當地訂婚，即使對象是個平民，也不時有王室先例可循，並未出格，也並無轟動效應。即使王子的未婚妻戴安娜他母親親戚安娜曾戴上的訂婚戒指，也是稀鬆平常。至於威廉說不會讓父母的婚姻悲劇重演，說與未婚妻將一生一世，斷守終生，也只是說說而已。誰會想到，當年他的父親，竟捨棄如花似玉的年輕的戴安娜，卻去和一又老又醜的結婚的卡米拉偷情，造成一場悲劇。這難免又要讓我想起馮小剛在《非誠勿擾II》劇中的一句台詞：「婚姻怎